

學統卷之五十

異統

老子

韓昌黎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一

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勅，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二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瓜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乎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三

之作春秋也。諸侯用□禮則□之進於□國則□國之經曰□□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四

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

又曰。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五

又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又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又曰。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而老氏之言非也。與之。

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又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又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六

弘道也。

又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譚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稔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

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嘗見書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七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譚。而非老子之

意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朱子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又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八

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朱子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閒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卽無狀來，及至一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闖闖者何也朱子曰如將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九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攬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時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隣儼若客。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又曰蘇頲濱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爾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闢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十

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間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卮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端一無間斷致柔。是到卮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又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朱子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朱子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朱子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卽精剛完全。及其發

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又○曰○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又○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三

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

又○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

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其虛繆不足稽矣。

又曰。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三

西山真氏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古

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斲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

焉。

又曰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五

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耶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耶老氏之論旣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

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
行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
其以名寵權利爲有耶爲無耶夫旣酷嗜而深求之
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
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
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耶此所謂欲
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
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温以爲神州陸沉百年丘墟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去

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朝陽殿化作口口官而
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
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
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
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或問黃老清靜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
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
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曹月川曰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自身心性情之
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
宜何往而非理之所有耶彼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
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
空道理却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人事之理爾
敬軒薛氏曰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
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
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
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七

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

又曰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
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
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
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關
而爲術也

又曰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又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

關而爲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闔者以此。又曰：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又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又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旣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先儒已辨之矣。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六

敬齋胡氏曰：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

又曰：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又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然非真物。

又曰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筭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又曰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虛無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

又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九

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真道德仁義禮也

又曰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已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鄧元錫曰古今之運猶日有中昃時有寒暑人之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反也三皇之道治中口治之始也譬父母於乳子乎乳哺之而已訶禁提擗舉無所於用何則其智識固未開也比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修之人道之矩必且蹶不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黃炎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旦而求晷於日中而寢也不至於蕩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爲自化無事自靜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恃以無爲無欲者如之何槌提而滅絕之也且夫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天也今曰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且其稱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爲也其無爲也將能不織而衣畊而食乎織必刈麻稟畊必抽茨棘必且服牛必且破塊亦烏在其不失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府六物而後萬國寧彼盜跖陳恆者盜天地之形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之効也今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擊聖人縱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三

舍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
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距恒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
培擊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培擊之亦何異
卽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
工生民非以爲勞也。今比堯於軼夫比舜於卷婁比
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黥天劓也。而欲縱其心
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又何
足以域世也不爲申商斯高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折
衡爭乃滋起。殫殘聖法亂乃滋章。擢六律滅章采將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三

益淫滯滑亂其聰明而又何舍乎。惡智之鑿而鑿其
智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域是亦好智之過也。

高景逸曰。夫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
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於時行。物
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
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
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
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
子曰。然吾昔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

之所急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繇此觀之，聖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卽以不可者逃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愚按自開闢來，歷羲農以訖姬孔，宇宙間惟有儒爾。老氏出而異學始作，侑焉楊朱，莊周列禦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傳而汗漉若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要其所爭，差則一有一無之間而已。儒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三

極是合有無而一之也。合有無而一舉天下之至無，皆天下之至有矣。老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分有無而二之也。分有無而二舉天下之至有，皆天下之至無矣。至有則至實而虛，無卽在其中。至無則至虛而實，有乃在其外。孔老之分如是而已。故老氏之學以事爲幻，以物爲粗，以玄虛爲妙用。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顧自漢

魏而降時君世主往往篤好之而謬悠迂怪之士
溺其荒誕樂其放恣輒相習以成尚其爲說也愈
變愈弊愈差愈遠如爲長生爲方藥爲陰謀爲刑
名慘刻爲縱橫押闔爲符咒幻術爲放蕩爲清譚
爲禪宗寂滅大率皆無之一言爲之鳴而盪其波
也其於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時爲
三教或混爲一家而老氏遂爲萬世異端之鼻祖
矣嗚乎老氏之罪可勝誅哉陋哉葛玄之言曰老
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三

地終始不可稱載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
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三光恃以朗照天地
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
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
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又曰道德二篇天
人自然經也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
天歡樂則攜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
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
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嗚乎

玄之言亦荒唐甚矣。玄者所謂太極左仙公是也。自餘箋註道德經者不啻千百家。其稱述老氏大率類此。嗚乎。此亦何難於致辨。而往往大惑不能解。則何也。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有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却物理。齊何待。莊子而後。

學統卷之五十終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舌

有於於十。故其道。德之。元。始。以。明。照。天。地。宗。以。得。生。乾。以。運。坤。以。成。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開。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又。曰。道。德。一。篇。天。鑑。圓。而。也。精。道。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計。率。應。此。謂。平。北。衣。而。鑽。欲。疑。獲。而。卦。卦。大。焉。不。計。自。翰。發。指。散。離。首。不。啻。千。百。家。其。譏。強。矣。凡。大。立。之。言。衣。蔬。書。甚。矣。立。昔。世。謂。太。孫。立。世。公。是。也。

學統卷之五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一

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又曰：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只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朱子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會過大梁之南。莊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二

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問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朱子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

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又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三

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

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子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爾。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爾。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卽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曰。老子極勞攘。莊子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四

得此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朱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又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五

來麤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敬軒薛氏曰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又曰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莊周有之其不恭莫大焉敬齋胡氏曰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爲夫道理

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冲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說似是非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鑑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冲漠虛靜以爲無爲也又曰莊周所謂自治只是存得自己一箇神氣道理已離了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六

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却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又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又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莊周付之自然不管著他則與天地萬物隔絕分爲二體矣

愚按老氏之有莊周猶孔子之有孟軻也周於學無所不闕而要歸本於老氏著書十餘萬言寓言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七

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皆卮言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卮言爲曼衍沈洋恣肆以自適其作漁父盜跖胠篋發冢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子之術所稱畏累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若周者殆所謂大不敬略無忌憚者與周本老氏而後世清談禪宗之弊又本於周嗚乎異教之興也有自來矣或曰列稍前於莊莊生著書頗摺撫其語嘗曰先有作者蓋指列也而列之生生形形化化等語卽佛氏亦多用之雖然南華與道德殆

學譚世之尤者冲虛經較差平淡云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學統卷之五十一終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八

學統卷之五十一終



若周者殆所謂大不敬略無忌憚者與周本老氏
而後世清談禪宗之弊又本於周嗚乎異教之興
也有自來矣或曰列稍前於莊莊生著書頗措措
其語嘗曰先有作者蓋指列也而列之生生形形
鞞世之失者中虛齋葺蓋平澗云南華與道德殆

學統卷之五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

朱子曰爲我害仁

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稱其言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統

一

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

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子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齋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爾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爾然終不似也

又曰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簣接輿之徒是也然惟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

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又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統

二

逃不得不柰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又曰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卽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口口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

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

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

之義故無君

敬軒薛氏曰春秋時有五霸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愚按楊朱嘗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故不爲名所勸不爲形所役又曰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嗇以自務又曰舜天人之窮毒者也禹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遑遽者也四聖雖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統

三

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桀天民之逸蕩者也紂天民之放縱者也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蓋朱學於老氏者也故禽子嘗謂朱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而列莊之書並頗稱引其說孟子則斥之曰無君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所以闢之者至矣然則孟子亦何嘗不闢老氏之學哉知孟子未嘗不闢老則知周元公未嘗不闢佛也

學統卷之五十二終

學統卷之五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墨子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統

一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又曰墨氏兼愛疑於仁

朱子曰兼愛害義

又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朱子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踈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統

二

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又曰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新安陳氏曰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西山真氏曰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

無異衆人故無父

敬軒薛氏曰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愚按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大意謂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則天下治墨氏之意如此而孟子闢之爲無父蓋謂其流弊之必至于此爾然墨氏非儒篇詆毀孔子至以爲汙邪詐僞則其罪有不容於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統

三

誅者矣。顧非儒之謬人所知也。兼愛之弊人未必知也。孟子不闢非儒而闢兼愛。指其隱而難見者。以示人。其用心良苦哉。又按墨氏泛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佛氏大悲類之。然則孟子之比諸禽獸。不爲過矣。

學統卷之五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一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二

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多○亦○有○外○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

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三

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抑他方善。

又曰性猶湍水。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又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學統。卷之五十四 異統 四

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又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數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卽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庄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旣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

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五

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籠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六

又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

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爲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七

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

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又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八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

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而人欲莫遏矣。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九

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卽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卽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黃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卽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卽理也故不明

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十

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

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裏面的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曰食色性也當下卽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十一

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

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源○頭○處○差○爾○
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却○要○知○言○告○
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却○要○養○氣○告○子○不○論○
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
今○人○只○要○掃○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却○不○肯○認○做○不○得○
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有○命○有○性○二○條○涇○陽○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
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
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十一

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
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
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
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
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爲○世○之○徇○生○者○開○自○便○之○
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
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開○玄○妙○之○門○幾○何○不○率○

天下而禍性也。孟子曰：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真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揚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強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學統乎。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五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容易，却又差。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

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
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
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
來○脉○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
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脉○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脉○曰○中○曰○得○是○落○脉○要○而○言○之
來○脉○處○卽○落○脉○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脉○方
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強○得○向○落○脉○上○勘
明○方○好○駐○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古

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
論孟子○卽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
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
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爾由此觀之○君將就不
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
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
加推敲也

問告子所謂強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強持他倒

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爲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爲道也。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五

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喻於杞柳桮棬也。卽佛氏作用是性等說也。克斯說也。雖一切不礙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而取喻於湍水也。卽佛氏無淨無垢非空非色等說也。克斯說也。雖一切無著可也。所謂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心與氣也。卽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克斯說也。雖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在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是也。由數說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不

○事○信○矣○晦○翁○以○象○山○爲○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爲○明○
之○告○子○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各承諫
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書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

學統卷之五十四終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六

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爲無

善無不善而取喻於湍水也卽佛氏無淨無垢非

空非色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無者可也所謂

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

心與氣也卽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充斯說也雖

文告子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在心無相光中

計矣觀餘以象山爲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爲明

學統卷之五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待詔。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一

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畊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
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
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紊震動
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拳言有
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
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
轅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二

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
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
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誑
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
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
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
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
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

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

玄宗時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祠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媯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昨蝥賊作孽。水旱爲災。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神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三

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冀非妄之福哉。且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靈。將等以親。踈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婆父言甚不經。上天震怒。貽責。喪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而祠之人。且怨矣。神何歆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

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爲之役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祭則受賑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人神胥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也臣願沉鄴縣之巫所興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四

道盛德克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

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爲長生以泌爲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燐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爲天下真有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侯何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鬻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

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
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卽真
僞辨矣帝怒謫憐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

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
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
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
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
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五

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說若
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在
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
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
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白袁州
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
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二年
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
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

者也。○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
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
曰○五○穀○令○人○天○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
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
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
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
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
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迎天書作玉清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六

昭應宮以宰相兼宮使時羣臣爭奏符瑞希帝意待
制孫奭疏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
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
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
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
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祇自誣
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
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何言
哉安有書也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

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
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
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
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爲清靜無爲却帶得長
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
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
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七

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
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
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
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
却去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
悉爲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
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八

又曰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卮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

故遂封爲真君云。

又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又曰：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

又曰：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已，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九

西山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又曰：谷永諫成帝一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

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
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
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
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
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
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生者。萬物之情
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
地間。是亦一物爾。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
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十

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
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
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
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又曰。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
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
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
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
之上。書證明其事。魏主遂信之。謙之奏作靜輪宮。必

令其高不聞鷄犬以上接天神浩勸魏主從之功費
萬計經年不成夫魏燾□□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
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林於一
道士之言以讒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
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
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象垂然非有
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燦然辭旨深妙此又
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爲其能書耶至
於信謙之之說作官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夫天非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七

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
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
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
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
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
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觀其儀觀或受
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夫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
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
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

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儼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觀儀觀，受符契而遊行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又曰：唐憲宗好神仙，溺於方士。其時若李藩之對裴燐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母，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十一

敬軒薛氏曰：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又曰：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耶？

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

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耶以作爲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又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三

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爾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

敬齋胡氏曰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曰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用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又曰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

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明弘治中有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徐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犢牲席不過藁鞞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十四

欲令謨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媿阿順旨爲容悅也帝嘉納後禮官倪岳覆議釐正祀典疏曰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爲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旣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爲三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

之上。歷代做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爲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之所宗於天文爲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所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況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五

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嶺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立大法師真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

日○其○眾○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
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
臺○峰○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
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
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
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輪○亦○能○致○雨○今○西○
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
非○輪○乃○凡○蛇○爾○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
手○板○擊○其○額○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六

顛○捕○而○醺○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
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
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
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
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靈○歷○代○崇○祀○然○東○
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
真○君○者○玄○武○神○也○玄○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
宋○避○玄○祖○諱○改○稱○真○武○而○圖○誌○乃○云○真○武○爲○樂○清○王○
太○子○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

當山修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
艮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常範金爲
像遣內官陳善賚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
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聽改建顯佑宮居之使其
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玄武有神胡寧容此不
經者七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
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
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真人授
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七

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年
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
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
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
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王
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嘗
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
洪恩靈濟宮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
真人已封真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

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
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
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
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
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
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
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
已合祭不宜煩贖諸俱合罷免詔需後

弘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真人張玄慶失不與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六

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口元其先始於東
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
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
衰尚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賚田宅一區而張氏
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常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
間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口人好鬼
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冊以獻因謬
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
爲鄉人尊信頌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

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名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貽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徃吾所遣王先生。廣額。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王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玄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爲族人訐。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九

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宥。戍邊。玄慶擬流。其後幸脫。管襲爵。不改益甚。今足斃。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凌轢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爲。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膏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玄慶淫酗。衰穢。塊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玄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徒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

所爲出尋常萬萬世幸甚。玄慶能爲詛祝所興禍
崇。願加臣身。臣死無悔。旨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
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咨
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
四。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
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闕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固其
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
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
身。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厥皆燬於火。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干

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
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
下幸甚。會廣事敗。飲鳩死。

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玄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
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戶部主事海瑞上疏。
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卽位初年。敬一
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瘞斥元。口
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
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乃陛下銳精未久。妄念

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玄
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
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
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
於夫婦臣并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
方則劾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
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
淨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
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三

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
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陛
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
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
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
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旣死矣其身之不
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
甚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蹊行

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立修多年靡有一獲左
右奸人搆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
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宰九卿侍
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使諸臣
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聰明良喜起吁咈都俞如天運
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恭也天地萬物合
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浹薰爲太和陛下性中
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
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五

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
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
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
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怒下瑞獄
整菴羅氏曰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
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
老子無疑矣

又曰魏伯陽叅同契將六十四卦翻出許多說話直
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

張平叔說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爲可笑。其肯留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真篇首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真篇本是發明仙家事。末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真能得到究竟處。果何用乎。

又曰。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三

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爲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胥及溺。當誰咎哉。

又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崇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

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
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
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
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
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
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
禳禱禱然旣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
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
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舌

取道陵輩之譎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
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
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鄧元錫曰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
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
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
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
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奈之
何仁義不修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

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感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譎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誑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誕。蓋至於忘其爲誕。而訛傳妄踵。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之。於是。有變現恍惚之妖。有遐登冲舉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遼邈未論。卽距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五

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

愚按道家書。自前代隆萬間。博搜都集。頒之海內。官觀所謂道藏者是也。其爲洞有三。一洞真部。則無上元始天尊所出。號洞真經。而爲大乘上法。所云九聖之道也。一洞玄部。則三界醫王太上道君所出。號洞玄經。而爲中乘中法。所云九真之道也。一洞神部。則十方道師太上老君所出。號洞神經。

而爲小乘初法所云九仙之道也。每洞各分爲十二類。各以其所流演者件繫之。一曰本文。卽三元八會長行緣起。爲經教之本之類。二曰神符。卽龍章鳳篆靈跡符書之類。三曰玉訣。如河上公注釋道德解金書之類。四曰靈圖。如含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之類。五曰譜錄。如生神章所述三君本行。所陳五帝示形之類。六曰戒律。如防止六情十惡之類。七曰威儀。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類。八曰方法。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策役鬼神。祈禱。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三

雨暘濟幽度顯之類。九曰衆術。如變丹煉石。化形隱景。陰陽術數。藥餌導養之類。十曰記傳。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類。十一曰讚頌。如九天舊章之類。十二曰表奏。如六齋啟頭。三會請謁之類。又每洞各有輔在洞真者曰太玄部。在洞玄者曰太平部。在洞神者曰太清部。又有所謂正一部者。通貫已上諸部。而會歸於一。故曰正一焉。合而計之。三洞四輔。七部五千四十八卷。舉數千年來丹經仙籙。蓋云彙矣。間嘗披而閱之。彼其所爲。精而奧者。

乃在道德南華冲虛至德等經時則有若河上公
嚴君平葛玄郭象成玄英王弼唐明皇宋徽宗呂
惠卿蘇轍王雱及瑩蟾子碧虛子廣成子抱一子
之徒相與箋疏注解奉爲玄門鼻祖而世之羽人
簪客往往不能涉其津涯觸其藩籬晉魏齊梁間
轉而竄入宗門陰資棒喝蓋老氏之所有者佛氏
得竊而有之自餘黃冶變現符咒驅壓禳禳科儀
之屬則又皆鄙俚荒誕學士大夫所不譚而或者
以此覘道家之衰以愚觀之秦皇漢武而後星冠
絳衣之子所在而有亦何嘗不張皇劍履誑誘愚
民世主時宰往往一溺其術遂足以流數世之毒
嗚乎金泥玉檢皆妖魔也洞籙雲笈皆狐魅也上
下宇宙日往月來烏用此太上老君與所云靈寶
大法師爲哉愚方慮其興與其絕而奈何惜其或
衰也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
以導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毛

